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唐

肅宗皇帝

丁酉 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德之後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圓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閹官李輒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閹官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爲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豬兒之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豬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莊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

僞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甯王倓　初李輔國本飛龍內廄小兒（名）　閹奴皆謂之小兒　戟牧隸奴皆粗閑書計給事東宮上委信粗粗閑書計給事東宮上委即位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甯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倓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　先是上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部署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致嘗膳貳上賞慰之及建甯死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先是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先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壁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全是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譬于數十步外擊音吉土塿也　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擣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胡三省注嘗作檀州名）

注見前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圍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禽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句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俟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戰征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綱目是條載在正月考通鑑二月戊子上至鳳翔已丑郭子儀平河東其事在帝至鳳翔後今依之改輯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捉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江南采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銳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否則死于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采訪使皇甫侁遣兵禽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縣今爲廣東韶州府治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晝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

瑁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聲譽為世所有以瑁為窓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矣

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麾擢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魏州頓邱人）雷萬春（史不詳皇系）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畫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在長安縣四隅目誤作溝今依唐書通鑑改）敗績　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潘水之西也潘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饒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　是時府庫無蓄（祿朝廷事以官爵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為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難散之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譽之濫至是而極）郭子儀既敗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　上嘗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常盈門上惡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魯州魯山人）奔襄陽　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禽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禽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

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甯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在長安縣東注見前）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偪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鼓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賊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遲停旬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卻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于灞水之東軍民胡羌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　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擧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　是夜上就榻酒酣徙泌臥內泌曰臣今無德矣復爲聞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興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上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晃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過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深臣功太高臣於太子有舊此其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日不得情況異日有不得情況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而猶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聽殺臣彼臣求歸者乞骸骨若此蓋其勢亭是慧
時賊衆懷之餘衆勢悉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擒乎狂于小勝急于休士鄴其議乃出懷恩之至回紇停一節無識以爲美談不知以騎貳之貴屈體前復成萬衆具瞻正襟危坐以功成事退而已時西京初復何能制其死命耳且其言曰臣今無德矣復爲聞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興先生久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遽上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晃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過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深臣功太高臣於太子有舊此其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日不得情況異日有不得情況乎陛下不聽殺臣彼臣求歸者乞骸骨若此蓋其勢亭是慧

其筑辦臣何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百不可也陛下卿日待臣如此臣于事豈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狹不容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敎欲害其兄圖篡制宮以壯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豈

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寬仁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於用建寧爲元帥臣誡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慙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陛下憶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立圖稱位以後之設萬足見廣平無爲日非非刻意鯛身冀得蛮堪危而已也衡山歸國史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劉友益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一節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先是子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鬬遂爲賊所圍張巡守具賊爲雲梯數如牛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攀入巡預于城濬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蹈道欲登城巡濬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投火焚之巡所爲皆縣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招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唐郡今江南泗州是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使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霽雲至臨淮進明愛其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廣者雖之人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慷慨落一指以示進明且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歸報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痛哭賊圍益急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先是將士人慶來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至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遂食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羅等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巡初守睢陽時卒俾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無不識者前後大小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抉視其齒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姚閭崇訓

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千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爲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爲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家汲郡爲祕書郎蘇源明字弼夫武功人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亦曰黃峪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又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軍沙苑自歸

取馬還爲陛下埽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爲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栗爲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餐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言而鷹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驅還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働哭久之卽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先是廣平王俶入東京百官受偽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勑赴西京謁宗廟請罪如前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至是偽禮部尚書李覯兵部侍郎呂諲與器共案之覯以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想諲器而覯獨得來會　李覯吳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立廣平王俶爲楚王　尋復徙爲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譏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救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竭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并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李翰賢皇人

徵來戴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爲淑妃劉友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六　唐肅宗皇帝　七

嚴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嚴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

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聖大夫誠率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曰慶緒樂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訓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襁縋遣之囚承慶等奉表降至是上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淪羸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有矣烏承玼子德潤襲授人承恩承玼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 上欲免張均張珙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滿曰臣非張說說父子無有今日者不能活均珙死何面目見張說于九泉上皇曰均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我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霸臣在新者聞敕希烈等皆自慟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陳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遮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大禹之不如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 胡三省注謂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 充其額皆如四軍 左右羽林左右龍武總謂之北牙六軍 神武亦置左右共爲六軍 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戊戌 乾元元年 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爲年 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夏五月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 胡三省曰觀察使始此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 字端卿淺陽王道玄之玄孫 曰

均地以世臣甘事賊不去原玄宗于此不知力乃屈節宗幹以樞忠力爲陳私恩持威福邱潛于尚書令子儀正衆降偽將何以正人心而勵臣節乎若朝容悅鑠偷生鄙夫能爲之尺寸者亦能爲之豈況以此等貴名器可惜之甚猶以人廢言而自新之冀耶教而自悔而流異所謂夢號之加本末流文飾至性又安貴此又相報施孝慈之道均無憾也

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同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鋟之至是復以祠禱見寵乃奏置太乙壇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爲祟璵請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頻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爲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斷之籍其數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謀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同謀通幽賊將通儒弟也會杲卿遣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救宗族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故以杲卿留守死雖貴無褒贈及是顏眞卿爲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爲之言于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泉明既留太原王承業遣還使壯士強爲賊之于路爲不平告之故乃免比至常山城已陷爲史思明所虜至是思明降泉明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妻裹襲斂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貲繼一如親戚眞卿悉如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哀襲謙妻疑襲謙衣衾斂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斂服

初行新歷　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都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因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創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遠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　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歲孚相望言者皆歸咎于琦乃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唐置今隸四川　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澄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門磔死至八百餘人尚不能禁故有是敕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爲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爲可敦擧國皆喜遣驍三千助討安慶緒後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監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爲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爲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與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靈昌人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衞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衞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衞州子儀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城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衞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疑范陽觀望未進會滑光遠拔魏州思明遂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奢拒之遇戰不利遁趨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奢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奢處奢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脫身走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薛嵩誚之從子

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玄志既殺劉正臣詠山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玄志復興侯希逸殺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至是卒劉正臣專其前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乘魏州而案兵不進此欲使我釋甯以清兗豫等不暇西與朔方爭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同僞魏城求與之解僞懇嘉山之敗必不肯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後無辭以用其衆矣氣朔愚以爲不可乃止嘉山之敗事具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胡三省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張后專橫故特書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堰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于城下鈔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守之不得都虞侯張用濟鑿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幷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以郭子儀爲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稱大燕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第五行及李峴爲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興貴于武德初歸執孛執事具前爲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五月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鞫獄坐貶鳳翔馬坊押官爲判天寶末胡人謝寅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與寅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有黨國意歸罪寅甫伯陽恕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簾下伯陽等至晉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鹽流播州　押官嘗押馬坊之官天寶本雍縣至宋初更名今改鳳翔今爲鳳翔府治毛若虛絳州太平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爲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昌黎人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久之以罪貶死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驍悍光弼之嚴兵馬使渾釋之河陽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亂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張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識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惡光弼不能如子儀之喑無芥蒂矣二人優劣以此定之　押曰爲判決嘗捕殺寅與伯陽之鞫自是正理至若虛希輔國指虛恕之于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乃匿之簾下以堂陛爲遠逸朝廷安在其至皆執法尤宜重治其罪于輔國無所不辭何足自不辨何足復言利賞之正哉　孛郭雖爲中興名將盡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惡光弼不能如子儀之喑無芥蒂矣二人優劣以此定之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

光弼謂爲一事傳紀家泥古游牝之說噴噴以爲祕不知賊計殊不多用騾馬亦不過間及牝馬從未有以牡馬參雜任者雖有游牝誘將安施魯生不諳軍旅並不察物情好異傳訛大率類然

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氾水有虎牢崤嶺在登封縣東南即箕山也龍門即伊闕雀鷹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案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思明使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敢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稗將白孝德請擐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驀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濟浴之稠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騎而出之思明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白孝德安四人隊部隊多用騾馬部戴在取多即戴在取多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于源城今出在野此成禽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摯引却乃攻中潭光弼令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西癈姓元禮寧川人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賊大潰時光弼城外置柵柵外穿壍賊墳壍八道開柵爲門光弼欲開元禮曰中丞視賊墳壍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吾墳壍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候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擊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敗思明及孽皆遁去

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河陽西

涕已而光弼拔懷州禽太清送之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甯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偪京畿乃分邠甯爲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既而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京兆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之（楚元等攻破荊州衆至萬餘倫發兵生禽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齕據州反制以倫爲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爲司空　武德以來不爲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望爲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侶卒　侶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侶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阯在今西安府西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衞上又命玉真公主（上皇之妹）如儇媛（上皇舊宮人）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

輔國請遷上皇之謂也（瑀宗初末許禪讓上皇行此旨素服請罪所謂不可事肅宗以大義責之無意是不但亦無以爲子君或其爲君父所謂非苟生苟輸也）

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衞如西內侍衞兵纔十餘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眞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後周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唐置後改沅州今屬湖州沅州府是）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之女）視服膳（上皇日以不釋因不飽讎辟穀漸瘦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德悔悟惡輔欲誅之是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仙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覬之弟）俟其釋兵赴鎭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亳州人）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卽馳詣廣陵解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注見前）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展軍白沙（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鎭馮智舒釋爲鳳陽府之白沙山譯者設疑兵若將趣北固（山名在今鎭江府丹徒縣北）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鎭（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峘軍潰奔宣城（本寧陵縣隋更名今爲寧國府治）展遂陷昇（今江寧府唐乾元初曰昇州）潤及蘇湖濠（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楚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將兵三千屯任城（注見前）南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　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畏光弼擒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及河陽再敗遂入城）

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都可取（懷恩勇而復陛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故附會朝恩）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閿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謫以爲閑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貶李揆爲袁州長史以蕭華（嵩之子）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右有廢立請召曹將軍（思明大將爲宿衛史失其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卽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幷不附己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卽紫宸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帝生于九月三日遂以爲天成地平節）于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